

革命回忆录

(六)

人民出版社

革命回忆录

(六)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140,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100

书号11001·520 定价0.49元

《革命回忆录》丛书编辑例言

为了收集、积累、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分册陆续出版。

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仅供参考。

《革命回忆录》上刊载的文章，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或因记忆有误，难免有不详尽之处。如有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欢迎提出订正、补充。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战斗在太行山上	李 达 (1)
井冈山斗争的回忆	李克如 (59)
延安总部高参室实录	童陆生 (92)
湘鄂西红军的艰苦战斗	许和钧 (101)
永定暴动与张鼎丞同志	朱汝安 顾 真 (110)
陈毅同志的两件事	丁兆甲 (119)
皖南突围记	张云龙 (125)
王尽美在山海关	高 凡 和念之 郭继汾 (136)
血洒玉林 功高八桂	朱为流 (159)

——怀念父亲、原广西省委第一任书记朱锡昂烈士

罗少彦在狱中	吴 西 (167)
川东的武装斗争	刘隆华 (177)
廖运周在淮海前线率部起义	冷杰甫 (193)
长征时期红三军团卫生工作片断	饶正锡 (206)

战斗在太行山上*

李 达

一、出师抗战！

石 桥 镇 誓 师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大举侵犯中国，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八月六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地区，整装待命。

当时，我们援西军正驻在甘肃省镇原县。八月七日，由司令员刘伯承同志率领，从镇原县出发，路经甘肃省的西峰镇、宁县，陕西省的旬邑、淳化等地，于八月下旬，到达陕西省三原县城以西的石桥镇。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结果，颁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又称第十八集团军），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等三个师。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于当天发表了就

* 这是李达同志所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长篇回忆录头几章的部分初稿，先在此发表，希望有关同志补正。全部回忆录定稿后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题目是我们加的。——编者

任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通电。

我们援西军改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同志任师长，徐向前同志任副师长；张浩同志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同志为副主任；倪志亮同志任参谋长。

援西军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罗炳辉同志领导的一支队伍）组成。改编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编为第三八五旅的第七六九团、第七七〇团；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十一师、第九十三师编为第三八六旅的第七七一团、第七七二团。陕北红军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独立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还有一部分干部编成了教导团。全师共一万三千余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三八五旅的七七〇团，连同师属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营、工兵营，脱离本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的，计有九千一百六十余人。

部队整编完毕，准备九月六日召开全师指战员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当时，徐向前副师长和倪志亮参谋长尚在延安，还未到职。刘师长和张浩同志指定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同志担任誓师大会的总指挥，要我协助他工作。刘师长嘱咐我们说，这是我们一二九师第一次阅兵，也是我们开赴前线抗日的第一次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一点，但要庄严；主要是把部队组织好，造成抗日救国、杀敌立功，为挽救祖国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战斗气氛。

我们选定石桥镇附近的一片空旷的田野，我们陕西叫作“休闲地”，作为大会会场。这片“广场”面积不小，是检阅队伍

的好地方。

我组织师直属队的一些同志搭了一个检阅台。检阅台很简单，埋上四根木桩，架上几块木板就成了。还在这四根立柱上，贴上几条标语，烘托着会场的气氛。

六日清晨，我们刚刚通知各部队到会场集合，天空中乌云密集，随着阵风，零零星星地洒起雨点来。看样子，这雨会越下越大。

这时，驻地离会场较近的部队已经到了。陈赓同志和我看雨暂时停不了，就商定，先让部队回营房待命，再请示刘师长可否将誓师大会改期举行。说罢，我们便上了马，分头通知已经进入会场的部队。

刚好，刘师长和张主任骑着马来到会场，和我们走了个迎面。他们没有穿雨衣，身上都淋湿了。

一见面，刘师长就问我们：“怎么部队又往回走了？”

“报告师长，因为下雨，我们想请示一下誓师大会能不能等雨停了再开？”

“不行！”刘师长干脆而又坚决地说，“军人嘛，就是要风雨无阻，定了就不能随便改。今天是我们出师抗日的誓师大会，更不能改，要按时举行！”

陈赓同志和我马上按照刘师长的指示，又分头去追赶往回走的部队……

刘师长那年四十五岁。这个年纪虽然并不算大，但在我们这些三十几岁的人看来，他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川军中的一员名将，以带兵严格、骁勇善战著称。从他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时起，多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

的职务。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他曾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刻苦研读军事。他性格坚毅，对部属要求很严。他平时总是讲，作为一个军人，就要风雨无阻，有一股无往而不胜的气概。尽管我们早就了解这一点，但这一回我们的体会却更为深刻了。

这次雨中誓师，场面庄严、壮丽。

近万人的队伍，分列在检阅台的周围。

那时还没有什么军乐队，我们就调集了几十名号兵，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军乐队”。

雨果然越下越大，到临开会时，已经是倾盆大雨了。

警卫员给刘师长拿来了雨衣。刘师长摆摆手说：“我不用，全师同志们都没有穿雨衣，我怎么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前头呢？”师首长们在大雨中淋着，浑身都湿透了，但仍旧泰然自若地站在检阅台上，宛如一株株挺拔的劲松。首长以身作则，感染着全师将士。全师指战员整整齐齐地列队站在雨中，秩序井然。上万颗红星帽徽在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红光。干部、战士一个个英姿焕发，等待着师首长检阅。

陈赓旅长宣布誓师大会开始，请刘师长讲话。

这里，还要补叙一段插曲。就是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后，我军从上至下，都要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标记。国民党给我军校级以上军官发将校官服，给尉级以下军官和士兵发了普通的军装。中高级干部谁也不愿佩带国民党发给的军衔、武装带之类，所以我们主要是换帽子和帽徽。这对于红军指战员来说，可谓一大转变，一时很难接受。有些战士听说要换帽子，心里非常憋气，在睡梦中还常常哭醒。不少同志

说：过去我们是打白军的，现在我们自己却戴上了白军的帽子，接受不了。还有的同志一时冲动，甚至要求退伍不干了。……经过各级党、团组织做工作，大家在道理上虽然通了，但在感情上，还一时难以转变过来。为此，刘师长在讲话中，着重讲了换帽子的问题。

刘师长向前走了几步，开始讲话：“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开赴抗日最前线的誓师大会。”

他魁伟的身躯，昂然屹立在大雨之中，洪亮的声音压过了风雨的喧嚣。他简短地讲了一下全国抗日的形势，然后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过去，国民党是镇压和屠杀我们的敌人，今天却成了我们的友军。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九师了。”

说到这里，他擦了擦脸上的雨水提高了嗓音，激动地接着说：“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说着，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用手指了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把那顶黄军帽戴在自己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

一声令下，全师同志一齐从挎包里取出准备好的帽子，又

依依不舍地把红星军帽脱下来，深情地用手摸摸红五星，小心翼翼地放进挎包里。

换帽之后，举行授旗仪式，颁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纪念章。

这时，同志们噙着泪水，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扣人心弦。

紧接着，进行宣誓。誓词是这样的：

“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纪律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刘师长读一句，同志们跟着重复一句。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回荡在田野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心弦。

巧拒蒋介石调令

誓师大会之后，九月十六日，一二九师奉命进驻陕西省富

原县的庄里镇地区，准备开赴晋东北，然后相继开进太行山区。此时，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已分别开赴晋北和晋西北。这样，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就可以建立以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又能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而作出的战略部署。

我师到了庄里镇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出征准备工作。如军事训练、组织先遣队、进行侦察、了解华北地区的风俗习惯、进行政治教育等等。

正当我师准备按八路军总部的预定计划，东渡黄河北上的时候，国民党驻西安的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我师驻地。

这是一位不速之客。我们没有请他，上级事先也没有发出他要来的通知。

值班参谋告诉我，乔茂才来到师部，自称认识刘师长，要求引见。

我想，刘师长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毕业于重庆将校学堂，曾在熊克武先生的部队任过团长。他是川军中被誉为“刘伯温”的有名的常胜将军，知道他的人一定不少。这个乔茂才可能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到底见不见他呢？我立即向刘师长报告了此事。

刘师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在没有弄清来意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我领会了刘师长的意图，便来到师部那间简陋的会客室。

我打量了一下这个乔茂才。他年约四十多岁，头戴礼帽，身着便服，见我来了，立刻起身相迎，伸过手来，自我介绍说：“乔茂才，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兄弟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

“我叫李达，参谋处长。”我说了这么一句，跟他握了握手。接着，我说：“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现在还没回来。”

乔茂才露出着急的样子，问我：“那几时才能回来呢？”

我说：“很抱歉，刘师长行前没有说回来的日期。”

接着就是一阵沉默。

我想：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反正你总得讲话。果然，干坐了一会儿，乔茂才终于沉不住气了，说：“李处长，我此次来，一是来拜访，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你可否转告刘师长？”

我说：“这几天，刘师长正在部队交代出征的事，行踪不定，一时很难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等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

乔茂才打开随身带的公文包，取出一封公文递给我说：“请李处长先过目。”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大意是，要一二九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我边看，乔茂才边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贵师到了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息一段了。”

我看过后，觉得这个命令大有文章，就问乔茂才：“蒋委员长的命令，朱德总指挥看过没有？怎么我们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

“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

我说：“乔参议，这个命令先放到这里，还是等刘师长回来交给他为好。我先给你找间房子，休息一下。我这就去找刘师长，请他尽快回来。您看怎样？”

乔茂才不得不表示同意。我也就趁机告辞，向刘师长汇报。

刘师长看了蒋介石的“手谕”，略微吃惊地说：“好家伙，还是蒋介石的亲笔签字！”他沉吟了一下，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乔茂才找我叙旧是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是真。”他边说边走到地图前边。“一一五师已经到了灵丘、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一二〇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活动。日本鬼子呢？九月十三日占了大同，以二十万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几个方向推进。照国民党这种打法，用不了几天，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我们师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我们同一一五、一二〇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本人切断，也就打乱了我们党中央的部署。”

“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而目前按我们的实际情况，应当尽量避开正面作战。”我插了一句。

刘师长说：“这是个大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啊！我要马上报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我问。

“看来，他已经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我不能见他。你把蒋介石的手令退还给他，就说找不到我。过去我们是共过事，现

在他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充当引我们上钩的钓饵。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么干，不符合国共谈判的协定，也不符合军队指挥的惯例嘛！我们不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

就这样，第一天我陪他吃饭，散散步。第二天、第三天仍是如此。彼此再没有什么话好说。

过了几天，乔茂才看看刘师长就是不见他，心里就明白了八、九成。再等下去，更是自讨没趣。他为了下台阶，就对我说：“我还有事回去要办，等刘师长视察回来后，我再 来拜访。”

“既然乔参议有要事在身，我就不好留你了。”

这位不速之客，就这样被送走了。他本想一来一二九师显显身手，没想到碰了刘伯承同志的软钉子，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去“述职”了。以后，再也没敢来。

蒋介石呢，原以为乔茂才与刘伯承有旧，可以利用这个关系，作一作一二九师的文章，企图假日本人之手消灭我们。结果是错打了算盘。

蒋介石的阴谋被粉碎了。我师仍然按照原计划，东渡黄河，沿同蒲线北上。

东 渡 黄 河

为了在师主力到达前搞清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师里组织了一个先遣队（师前方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由刘师长亲自率领，陈赓同志随同，九月二十四日从庄里镇出发。

先遣队行军四天，到了韩城县的芝川镇。这里是黄河的一个渡口，河面宽，水流较缓。再往北六十华里左右，就是著名的黄河龙门古渡口。在芝川镇南边，有司马迁的祠和墓。然而，此时谁也无心去光顾这些名胜古迹。大家心急如焚，只想早点找到船只，渡过黄河。

可是，奇怪得很，参谋人员在河西岸跑遍了，也没有看到一条船。究竟这里面有什么鬼呢？

刘师长更是万分焦急，马上派人去找主管芝川镇和渡口的国民党地方官。等把这两个地方官找来，天已经很晚了。

刘师长先问他们为什么河西岸没有船？这两个人油腔滑调，支支吾吾地说：“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

刘师长对这两个老奸巨猾的家伙非常恼火，气得使劲一拍桌子，厉声问道：“你们认识我吗？”

那两个家伙摸不着头脑，连声说：“不认识，不认识！”

一位参谋说：“这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将军。”听到刘伯承的名字，两人的气焰有些收敛了。忙说：“刘将军的大名，我们久仰久仰，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

“拍！”刘师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语气十分严厉地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第二战区阎长官的命令，要渡过黄河去抗日前线的。我们明天拂晓必须全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调齐。不然我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

那两个家伙这时吓得脸都变了颜色，战战兢兢地答道：

“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刘师长叫过两位参谋，说：“你们陪他俩一块去找船吧！”

在找船的空隙，刘师长听七六九团政训处主任丁先国说：“团里有的战士因一时找不到船，口粮又不够吃，发牢骚说：‘老子饿着肚皮，怎么抗日？’我们想请师长给同志们讲讲话，做做动员。”

刘师长欣然同意。晚饭前，他便来到已经集合好的队伍前边，大声地说：“同志们！政训处的同志让我来讲讲话。我先宣布一件事，我已经叫国民党的‘父母官’去找船了，一定要在今晚找齐，明天拂晓就可以全部渡过黄河。”

指战员们用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他的讲话。

“哈哈，你们饿着肚皮，还有这么大的劲鼓掌哪！”有些同志不好意思地笑了。刘师长接着说：“我们当红军是饿肚皮饿惯了的。现在当了八路军，也不要指望国民党能给我们多少东西，我们还得准备饿肚皮。我们一起宣过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日本鬼子可不会因为你饿肚皮而不打你，等你吃饱了再拚刺刀。同志们要发扬红军吃苦耐劳的精神，坚持坚持，过了黄河，我们就有办法啦！”他诙谐地说：“可能有的同志要说，你倒说得轻松，你有啥子办法解决肚子问题哟？我们四川人的办法叫做：‘饭不够，米汤凑’”。刘师长说完，大家都捧着肚皮大笑起来。

一天的劳累和饥饿，在愉快的笑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晚饭后不久，那两个家伙果然用了个把小时，就把所有的

船都调到了河西岸。

第二天，即十月六日，先遣队便渡过了黄河，比预计时间，晚了一天。

事后，有几位同志问刘师长：“师长，我们可从来没有见你发过这么大的火啊？”

刘师长说：“你们看，国民党政权腐败成这个样子，上上下下都是如此，还能不打败仗？我在旧军队里干过几年，知道国民党这些当官的脾气。他们欺软怕硬，看势头办事，何况这次是故意刁难我们。吓唬他几下子，他就知道八路军不是好惹的了。”说罢，刘师长和几位同志会意地大笑起来。

在行军途中，刘师长遵照朱、彭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的电令，首先对一二九师渡过黄河后的部署作了初步设想，打算组织四个工作区^①，分别由刘志坚、秦武山、赖际发、王新亭等

^① 四个地区的划分及工作组织是：

（一）以九龙关、吊马关为基点，包括临城、石家庄、娘子关（含）、东冶头（含）为第一工作区，指挥七七一团一个连、冀西游击队向临城、石家庄、获鹿地区活动；七七二团一个连向井陘、娘子关、东冶头活动，组织工作团，以刘志坚为主任。

（二）以西寨镇为基点，包括东冶头、娘子关（均不含）、辛兴镇、沾上镇（含）为第二工作区，指挥七六九团一个连和阳泉游击队在此区域活动，组织工作团以秦武山为主任。

（三）以马岭关、桃树坪为基点包括邢台、临城（不含）为第三工作区，指挥教导团两个连，云大凹、大岭口、和顺游击队在该地区活动，组织工作团以赖际发为主任。

（四）以和顺为基点包括大岭口、马岭关（均不含）、皋落、蒙罗村为第四工作区，即安全区，指挥教导团一部，组织工作团以王新亭为主任。在各区组织工作队，主村组织工作组，把军政工作人员及教导团学员大量散布每一村庄工作。

另有骑兵营在第一、三区活动，协同工作，受师部直接指挥。

工作团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抗日义勇军游击队，建立党的组织，改善人民生活，破坏交通道路、铁路，收容散兵，收买枪支，截击敌人辐重等。